

游历篇

张伯昭

我不能说自己是爱玩儿一族，因为我既不喜欢棋牌球类等体育项目（乒乓球除外），又不爱 PARTY、DISCO 等热热闹闹的场面，唯一喜欢的算是旅游了。但说来惭愧，象我这样以前在国内医院工作的人，长假少，别人越是放假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值班，在国内工作的八年里，年三十的夜班我就值了三个。况且作为医院里“小字辈”的我还囊中羞涩，又不能跻身于公款旅游的大军中，所以虽然说是喜欢旅游，但算起来去过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多在北京周围，可话说回来，越是这种穷旅游，唯其少了公款吃喝和花天酒地的障眼，多了些奔波劳碌，反而多见其真趣。

三游野三坡

野三坡位于京西百余里的拒马河河谷里。拒马河，顾名思义，以其河水湍急、骏马难以涉度而名。但这已经是古时候的事了，近年来北京地区大旱连连，水量骤减，拒马河亦不复有往昔之势矣。野三坡所在地隶属于河北涞水县，这里山势险峻，道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所以历来就是三不管的地界。据说日本鬼子都奈何这里不得，刚解放时土改工作队进驻野三坡，发现这里的人还留着辫子，而且开口就问“北京城里的宣统皇帝还好吗”……这也许是个笑话，但从前野三坡近乎与世隔绝、相当封闭确是事实。说来也怪，象野三坡这种地方原来一向都有“穷山恶水出刁民”的“美称”，但世风一转，现在却成了旅游胜地，其他如京北的坝上草原，再如湘西的张家界、湖北的神农架等，莫不如此，正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变化之快，实在另人瞠目！

一游野三坡是在上大学的最后一个初夏，毕业在即，学校组织了这次“告别”旅游，去的时候坐的是北京到太原的慢车，是那种见站就停的老牛破车，大概因为列车常年在山区里穿山跃岭且又途径多处煤矿的缘故吧，车厢里到处黑乎乎的，几个小时坐下来，每个人脸上都附着了一层薄薄的黑泥，令人人如“面带蚩尤氏之雾”。车上有许多当地的农民串来串去地拉生意——介绍自己家里怎么干净，吃的怎么好——希望我们能住进去，虽然交涉的事情班干部都包了，但冷眼旁观这些农民毕恭毕敬的态度和巧舌如簧的辞令，还是不得不惊叹私有经济的魔力，并且初步体会到了什么是“顾客是上帝”。这次野三坡之行印象最深的是“百里峡”和“拒马河”了。百里峡叫得好听，其实就是一条长长的石头沟，长度肯定不足百里，但也足够我们走上大半天的了。由于一路上都是七棱八角的石头路，脚咯得生疼，以至于回来后的一两天里走在街上的柏油路上，竟有如踩海绵的舒适感觉！大家一路上坚持再坚持，咬牙再咬牙，总算都活着走出了百里峡。从到处都是白花花的石头、滴水皆无的百里峡转出来，蓦地见到静静流淌的拒马河，那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班长练过武术，一高兴拉了个大鹏展翅的架子，背景是拒马河和河对岸的峭壁，英姿飒爽，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毕业时大家交换照片时的 TOP ONE。因为班长名叫“东鹏”，就有人戏曰：“大鹏展翅恨天低，一直向东别向西”……我则裤脚高挽，一手提着一双鞋（有为我拍照的人的一双哩！），憨态可掬地站在河中流照了一张相片，以后每见此照片自己都忍俊不禁，同时又不由得感叹学生时代的单纯岁月已经象脚下流水般地逝去了！

二游野三坡是在工作后的第二年，这次去的人多，医院里组织的也很周密，还专门派了人提前一天去打前站。交通工具是大轿车，比上次舒服多了，满满当当的一车人沿着拒马河谷中的公路开进去。这公路依地势而建，为了利用河两岸的开阔地而左右穿过拒马河共十次，留下了十座桥，称为“十渡”，也是京西的一处名胜，其中又以第十座桥附近的地势最开阔，风景也最佳，近几年那里又修了“蹦极”跳，还是新西兰的专家设计的呢。过了十渡，野三坡便在望了。刚进村，就发现我们的“先锋官”已经在扛着鸟枪到处游猎了，好不惬意！由于是“大部队”行动，小山村里一时间到处是欢声笑语，非常热闹。入夜，就在河边燃起篝

火，篝火虽然烧得很旺，但夜风吹来，我们还是体验到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

三游野三坡是三年前的夏天。那时移民的决心已定，辞职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但又不能向医院过早挑明，因此许多手续都只能暗中办理，故当时心中的忧虑颇多，且这次同行的人是科里的同事，多拖家带口，所以只能挑那些平坦大路上的景点来看，无非是些这庙那亭的，都是最近十年的产品，实在引不起我的兴趣，唯一有趣的算是我和太太在拒马河上撑竹筏，她闲坐船尾，我则在船头撑篙，虽然在我的拨弄下竹筏前进有限，但从照片上看我还是满专业的！

康西草原、龙庆峡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没有排我值班，那时也没有开始交女朋友，正在发愁怎么打发这几天，见在我们医院实习的几个师弟师妹们商量着要骑车去京北的康西草原和龙庆峡，看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我也心痒难耐，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那时我刚买了一辆山地车，正宝贝的了不得，此前已经试着骑着它去过京东十余公里的通州城，又去过京西周口店探访猿人遗址，对这车十分满意，大有“无处而不能往、无往而不能胜”的感觉，所以与那些师弟师妹们一拍即合。

一九九四年的五一节凌晨6点，与那几个同学会合于北三环的马甸桥，沿京昌公路北行，一路上有说有笑，赏不尽的平原初夏景色和远山在望。及至过了昌平县城，开始进入山区，骑行明显困难了，而且愈接近八达岭愈难，最后的一段路只好下来推车前进，心想我们走路尚且如此费力，真是难为当时修长城的人了！但刚过了八达岭隘口，景色为之一变，塞外风光正浓，眼前是开阔的延庆盆地，身后是巍峨的长城，脚踩军都山的制高点，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感！离开八达岭，一路下来是长达十余公里的缓坡，非常顺畅，与刚才的艰难行进迥然不同，一路滑下去，那个爽劲儿就如“列子御风而行”！当时愉悦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

下午两点多，到了康西草原。所谓康西草原者，即康庄西边的一片草地也。康庄是位于官厅水库旁边的一个村庄，而官厅水库原本是为北京供水的两大水库之一，但近年来由于泥沙淤积、干旱少雨等原因，库区面积不断缩小，这样一来就露出这片“草原”来。康西草原之所以知名，并非以其壮美，而以其距离北京近而易到也。虽说这里的景色难以和真正的草原媲美，但初见这水天相连、绿草如茵景色的我们还是十分兴奋的，也许是兴奋地过了头，我们随便租了几匹马就开始玩耍起来，岂知道这几匹马都是“黑马”。所谓“黑马”，并不是说它们有朝一日会在赛马场上一鸣惊人、大出风头，而是说它们的主人并不归康西草原管理处管辖，主人既是“黑户”，马自然是“黑马”，所以出了问题也没人负责。话说这几匹马还真训练有素，我们在马背上时它们还规规矩矩、俯首帖耳，但一看我们下马来拍照，它们瞅准机会掉头就跑，这下我们可慌了神，急忙去追，但人到底不如马跑得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跑掉了一匹（其实它早就回家了）。可这下却捅了马蜂窝，刚才还唯唯诺诺的马夫立即换了一副嘴脸，楞说马丢了，凶神恶煞般地逼着我们交几千块钱损失费，而几千块钱对我们来说不啻于天文数字，这明摆着是讹诈！我们说破了嘴，连老马识途的典故都搬出来了，但马夫们就是要钱。后来谈崩了，就把丢马的那个同学当人质带走，扬言不交钱，就别想要人。这下我们几个莘莘学子都傻了眼，合计一下，钱绝对是赔不起的，就是把我们都卖了也值不了那么多，正在大家愁容不展、无计可施之时，我毕竟长一岁，比他们的见识要多些，就提议去找警察。比我们预计的顺利得多，人民警察特别给面子，听了我们几个的叙述（几乎是哭诉了），人家不急不慌，严肃认真地批评了我们几句，告诫我们应该下次一定要去骑“白马”，我们连连点头称是，但心里说下次，哼！再也没下次了，以后绝对不来这儿了！批评之后，警察让我和另一个同学坐上了一辆跨兜摩托，由他开着先在草原上转了一圈，然后又风驰电掣般地驶进村子。说实话，坐这玩意儿真是空前绝后的就这么一次，坐上去的感觉跟鬼子进村差不多，但思路一放即收，因为我们还有个同伴在水深火热之中呢！警察进得村来，不慌不忙地和村头的几个农妇聊起天来，语气平静得就象聊家常：“这几个都是在北京念书的穷学

生，告诉你们男人，不要再难为他们了，差不多就行了”，然后也不多说，带着我们扬长而去。我们心里直嘀咕，就这么几句管用吗？对这些刁民，至少也得鸣枪警告吧！焦急地等待了半小时左右，只见从草原上跑过来一个小黑点，黑点越来越大，果然是我们的那个同学，边跑边兴奋地挥手，一点也看不出才“死里逃生”的恐惧来，见他生龙活虎的样子，我们也放下心来，同时不禁对警察的“见多识广”和“举重若轻”佩服得五体投地。

“人质危机”虽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我们的游兴却全无，原来想在这里租个蒙古包过夜的计划也随之变更，决定立即离开这个鬼地方，去延庆县城住一夜，第二天再去龙庆峡。延庆县城位于延庆盆地的中央，康西草原和龙庆峡分别在其西南和东北。在去县城的路上，天越来越黑，没有路灯，但却有的是蚊子和其他不知名的小昆虫扑头盖脸地撞来，我们只有闭紧嘴巴，低头猛骑。啊！终于看到了县城的灯火！

第二天清晨，经过休整的我们又精神焕发地出发了——目标龙庆峡。龙庆峡中原本只有一条普通的山间涧流，但几十年前在山口处修坝蓄水，遂有此景，但见高峡出平湖，一泓深池横亘两山之间。池水深不见底，但很干净，问当地人：水有多深？对曰：山有多高，水有多深。泛舟游览之余，又可攀爬山巅以眺远，但见山水相连，绿水如带，青峰挺拔，难怪这里有“北京小三峡”的美誉。此外，龙庆峡的冰灯也很出名，因为延庆地处塞外，冬天气温极低，很适合展览冰灯。

从龙庆峡出来，本可原路返回，但兴趣昂然的我们商量之后，决定另辟蹊径，走别的路回京。于是我们沿着延庆盆地东缘的一条乡间公路下去，沿途顺访了荒弃数百年的明朝古堡，又从数十米高的、架在两山之间的引水渠下穿行，再从军都山的另一处隘口返回北京平原。在到达昌平县城之前又游览了十三陵里几个荒僻的小陵。一路上欢声笑语，不可胜述。到家的时候是五月二日晚上9点，两天里我们的行程约两百公里。

山西

我曾经两次到过山西。第一次是四年前的夏天，太太去山西培训当地的中学教师，课程结束后东道主安排这些北京来的老师玩一玩，我作为家属跟着沾了这个光，和他们去了趟平遥古城，品尝了许多地道的山西面食，真是大快朵颐。但那时我还在医院上班，没有更多闲暇时间，所以这次旅行连来带去只有一天半，根本就没有尽兴。山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从上古时期就在中国文明史上留有印记；山西又是文物大省，国家级文物数量之多是全国之最。因于此，第一次山西之游激起了我对它的浓厚兴趣，此后山西特有的民俗民风时时萦绕在我的脑际，在二年前终于有了这二游山西。

二游山西之前我已经从医院办理了离职手续，有充足的时间供自己支配。太太的课程结束之后，我便乘坐大巴车沿京石高速再转石太高速、穿过陡峻的太行山从北京到太原与她会合。

我们首先游览了位于太原郊区的晋祠和市内的孔庙等，在因再次品尝到了美味的山西面食而心满意足的同时，也不禁深深感叹山西的缺水，因为连晋祠里著名的“三晋名泉”都浅得赤足可涉，难以想象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的水大得可以用来淹晋阳城（即太原）。

然后我们从太原出发，沿纵贯山西全境的铁路南下到运城，从运城换乘公共汽车到永济，从永济坐小面包车到城郊的西厢，再从这里坐农用机动三轮车到黄河岸边，半天的时间里走了四、五百公里，这一路上交通工具从宽敞舒适的空调列车开始，终以运西瓜的三轮车，级别递降、越来越破。记得那几天骄阳似火，万里无云，我们俩挥汗如雨，用句北京土话叫“晒冒了油儿”，苦虽然吃了不少，但却觉得十分有趣。此行游览了黄河古渡、《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普救寺、蒲州城遗址、解州关公故里和关帝庙等，其中感触最深的是黄河古渡和蒲州城遗址。

说来惭愧，这是我平生第二次见到黄河——中国的母亲河。第一次是九七年和太太去桂林旅行结婚，火车驶过郑州黄河大桥时看见黄河宽达几公里的浊流从桥下淌过。所以设想这里的黄河也大概如此，宽且浊吧！但当向导告知黄河已滴水皆无、干涸见底时，我们不由惊

得连连地摇头表示难以置信。岸边不远处正在修建一座十多层高的钢筋水泥的建筑，一问才知道是在重修鹤雀楼。鹤雀楼是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盛极于唐，文人墨客多会于此，所遗作品甚多，但早已经颓毁多年，现在用钢筋水泥来重修，似乎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吧！登上尚未竣工的层楼，拾级而上，仔细揣摩想象，可体会到王之涣的《登鹤雀楼》诗中“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真味来。极目远眺，西南是横亘于晋豫之间的中条山，余下几面都是平原，这平原就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关中平原。再看黄河，果真唯见黄沙不见水，干涸的河床如带，懒散地盘踞在眼前广袤的平原上，“黄河远上白云间”的磅礴则气势无处寻觅矣。下得楼来，行至黄河岸边，只见一块石碑兀立，碑文大意是说这里修建的水利工程对防止黄河屡次泛滥、功不可没云云，落款时间是一九九七年。呜呼！短短几年的时间，黄河已经由经常泛滥到断流，天灾耶？人祸耶？

蒲州古城位于黄河岸边，它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曾经繁盛一时，乃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这里发生的战争不计其数。蒲州扼守黄河渡口，背依中条山，面向关中平原，占据山川之险，是晋陕豫三省的要津咽喉。在唐朝以前，多数朝代定都于长安（今西安），而蒲州恰好是从长安到山西、河北、河南乃至山东的官道要冲，其重要地位可想而知。但唐以后的朝代则无一例外地全部定都在中国东部，长安以西反到成了荒蛮之地（史学家称此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的东移现象），所以如蒲州这样的城市渐趋衰落是有其历史大背景的。蒲州城附近的黄河古渡也荒弃多年，早已被流沙掩埋，原址上只有几个新近出土的铁人、铁牛（就是著名的黄河铁牛，原用来固定渡口浮桥的绳索）在骄阳中兀立，似在默默倾诉着往昔这里车如流水马如龙的辉煌。蒲州城只余残垣断壁，城中央的鼓楼尚余墩台，城内早已绿油油地种上了庄稼，除了一座解放军军营外再没有其他建筑。问向导（我们的农用机动三轮车驾驶员）：“蒲州毁于何时？”，答曰：“日据时期”。我不信，因为日本人攻毁的城市的确不少，但却没有哪个不是旋毁旋建，真正夷为平地且没有恢复的恐怕没有。带着这个问题回京后查书，发现明朝末年关东（即山西）大地震，蒲州受损严重，或从此一蹶不振，或由黄河水泛所毁，不得而知，姑且存疑吧！当时有感于此景，做打油诗一首，名曰《蒲州怀古》：

蒲州城内野草花，
蒲州城外夕阳斜。
鹤雀虽新空对日，
黄河无水怎堪夸？

后记：限于文采，我对山川景物的描写有限，往往是因事记景，有感而发，上述几个地方游历后记忆颇深，今犹历历在目，“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录于此以为记。余者所经之处虽亦不乏高山深谷，小溪流泉，然今思之面目大同小异，且前人之述备矣，故略。

又记：近来偶然于互联网上发现一个由山西电视台拍的短片，也来考证蒲州的兴衰，片中言及蒲州发端甚古，至唐而盛极，被尊为中都，与皇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玄宗时仅修铸前文提及的镇桥铁人铁牛等，即耗费当时全国一年产铁总量的三分之一，可以说这座浮桥在当时是倾全力修建的“国家重点”工程，是超级豪华的“高速公路大桥”；唐以后蒲州虽然失去往昔的赫赫声威，但仍不失为一座繁华大都市，但明末地震让其元气大伤，接踵而来的黄河水患使当地居民彻底绝望，最终不得不弃城而去。从片中还得知，三年前只初具雏形的“钢筋水泥版”的鹤雀楼已全部完成，有望于近日接待游客云云，但令我甚为挂怀的黄河水，却未见提及。

附注：河中府鹤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诸三篇能状其景。李益诗曰：“鹤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秋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之涣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诸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宋·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